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
第一八〇回 憶前塵同游釣魚巷 懷舊事重訪莫愁湖

且說章秋谷趁著大家都在那裡和信人講話，兩個人便細細的談起心來。在陸麗娟的意思，很想章秋谷和他還了債項，娶他回去。章秋谷明知道這件事情，太夫人那裡一定辦不到的，況且自己已經娶了一個陳文仙，當初娶的時候陳文仙又沒有要他的身價。如今若要再娶一個信人回去，不用說太夫人面上不答應，就是陳文仙面上也未免有些對他不齊。便懇懇切切的把自己為難的情形和陸麗娟講了一遍，道：「像你這樣的人，肯一心一意的嫁我，我豈有倒反不願意的道理？但是我家裡頭已經有了一妻一妾，如今再把你娶了回去，我自己心上想想，在你分上也覺得有些交待不過。你們當信人的嫁個人，也是一生一世的大事。不要到了那個時候萬一個有些不合起來，那時進退不得，豈不誤了你的終身？我們如今看起來是狠要好的，將來娶了回去，一妻兩妾，未免總有口舌相爭的地方。到了那個時候，弄得個有始無終，你叫我又怎的對你得起？況且我們老太太的家法又是□分利害，你嫁了過去，那裡拘束得來？與其到了後來為好成歹，大家都不好看，不如還是這個時候硬著心腸，不要冒冒失失、懊悔嫌遲的好。」陸麗娟聽了，知道章秋谷說的是真話，拉著秋谷的手一言不發。呆了一回，不知不覺的眼波溶溶，眉峰緊緊，幾乎要掉下淚來，口中說得一句道：「阿是真格呀？」秋谷低低的說道：「我們這樣的交情，那有哄你的道理？總是我章秋谷沒有福氣，消受不起你這樣的一個人。」正說到這裡，忽然半空中飛下一件東西來，把章秋谷和陸麗娟一齊裹住。兩個人不由大大的吃了一驚。陸麗娟嚇得高聲叫道：「啥人呀，勿要實梗哩！」章秋谷雖然叫了一驚，卻明知道一定是別人和他取笑，連忙伸出手來，把頭上裹的那件東西撕擄開了。舉眼看時，原來是陳海秋的马褂。看著他們兩個人講得這般熱鬧，悄悄的把一件衣服往他們兩個人頭上一蒙。大家見了，都拍著手笑作一團。章秋谷也不覺跟著眾人笑了一陣。隨手把那件馬褂「撲」的往窗外一丟。陳海秋連忙來奪時，那裡來得及？大家見了，不免又笑一陣。陸麗娟還口中咕嚕道：「陳老末總是實梗，倪嚇得來！」說著，早有相幫把陳海秋的马褂送上樓來。陳海秋來看了一看，見還是乾乾淨淨的，沒有什麼污泥在上面，便也不說什麼。一會兒大家散席，章秋谷別了主人先走。

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的又過了一年。到了秋間，恰恰的又是恩科鄉試。章秋谷的性情，本來原不把富貴功名放在心上。想要不去時，當不得他夫人和陳文仙再三相勸。太夫人又和他說道：「我們姓章的上代祖父，多半是科第出身。我雖然未見得一定逼著你去干功名，但是你若果然能中了一個舉人，你的讀書排場也就算交代過了。況且他們兩個人心上總想你中個舉人，心中二□四分的期望，你就去走上一趟也好。」

章秋谷聽了太夫人的這番說話，只好連聲答應。收拾了行李，匆匆的上了輪船竟往南京來。到了南京，免不得合了幾個同伴租了一處文德橋下的河房，三間兩進，甚是寬敞。錄遺過了，時候還早得狠，便有幾個朋友來拉著秋谷去逛釣魚巷。那釣魚巷裡頭挨門沿戶的都是些娼寮。秋谷同著那幾個朋友揀了一家有名的薛家，進去坐了一回，見房間倒收拾得□分齊整。無奈那些信人，大半都是些揚州人，走起路來，一撇一撇的甚是難看。秋谷見了不住的搖頭，連連的催著那幾個朋友快走。

那幾個朋友沒奈何，只得走了出來，在路上和他分辯道：「這個地方是南京最有名的妓院，你難道一個都看不中麼？只怕你的眼睛也未免太高了些。」秋谷笑道：「我生平最不賞識的就是揚州人，如今見了許多揚州的螃蟹，滿口『辣塊辣塊』的，倒還不必去管他。更兼渾身上下都是直擺擺的，沒有一些兒柔媚的樣兒，我眼睛裡頭那裡看得上這樣的人？」那幾個朋友道：「照你這樣的說起來，上海的那班信人你也是看不上的了？」秋谷道：「上海的信人那裡像這班寶貝的模樣？一個個都是語言柔軟，態度溫存。就是面貌差些，也覺得楚楚堪憐，婷婷可愛。憑著這班寶貝的樣兒，叫他去和上海的信人拾鞋皮，還未見是得要他呢！」那幾個朋友道：「你這幾句話兒，未免有些一偏之論。照著這般的說起來，是上海的信人個個都是好的，別處的信人個個都是不好的了。況且你這般偏見，只取身段，不取面貌，難道叫個無鹽、嫫母來學些娉娉裊裊的丰姿，你也當他是好的麼？難道身段不好的人，就是真個的天生麗質，你也不賞識的麼？」秋谷道：「這個話兒卻不是這般說法。」

你們要知道，如若真個奇醜非常的無鹽、嫫母，斷斷學不出娉娉裊裊的丰姿。就是勉強學些，也和那東施效顰一般，不見其美，只見其醜。那身段玲瓏、語言伶俐的女子，就是面貌差些，一定都是中人之質，不是那缺唇齟齬、攣腰偻背的寶貝。至於天生麗質，我何嘗不賞識？無奈如今的時候，要我找個平頭整臉不甚醜怪的人，尚且難得的狠，那裡還尋得著什麼天生麗質？若是果然見了這樣的一個人，我也自然有目共賞的。」

那幾個朋友聽了秋谷的這番說話，一個個都閉口無言。有一個人還在那裡咕嚕道：「這些地方原不過是逢場作戲，何必這樣的頂真？」秋谷笑道：「我看你的樣兒，狠有些失魂落魄的，□分迷戀。你還沒有知道那班妓院裡頭的信人，都把我們這班鄉試的人喚作考呆子，專騙我們考呆子的錢。面子上雖然勉強應酬，實在心上狠有些不願意。你只看方才那個什麼巧雲，口中一面和你說話，兩隻眼睛卻骨碌碌的看著別處，正眼兒也沒有剪你一剪，就可想而知他們是勉強敷衍的了。」

那幾個朋友聽了秋谷的話，細細的想了一想，覺得果然不錯，便大家都向秋谷說道：「你說的話狠不差。他們既然不願意我們光降，我們有的是錢，難道還怕沒有使用的地方麼，何必再去送給他們用？」秋谷拍手道：「這幾句話兒才說得□分明白。我們花了銀錢，原是要想尋開心的。不要尋開心沒有尋到，倒遇著了幾個妖魔鬼怪一般的人物，回來嚇死了，那個給我們抵命？」這幾句話把大家說得哈哈大笑起來。章秋谷同著幾個朋友一面走著，一面說著，一直走到章秋谷寓中。大家坐了一回，秋谷留他們吃了晚飯，方才走了。

到了明天，秋谷一個人僱了一隻遊艇，在秦淮河裡蕩了一回。蕩到釣魚巷那邊一帶，只見楊柳垂波，珠簾拂檻，那些娼寮裡頭的人，都一個個濃妝豔抹的坐在簾內，把珠簾高高的掛起，一陣陣的香氣撲過來。秋谷約略看了一眼，雖然看得不狠清楚，卻倒覺得狠有些迷離掩映的丰神，比那當面平視倒反覺得好些。蕩了一回，又從東往西蕩過來。那些沿著秦淮河的河房，都深深的垂著湘簾，裡面隱隱的露出許多鬢影釵光，遮遮掩掩的偷看那往來的遊客。秋谷見了，不覺得心窩裡面倒有些癢癢的起來。游了一天，倒覺得□分暢快。又頑了一天玄武湖，頑了一天莫愁湖，覺得那玄武湖綠灑波光，雲橫山色，遙峰挹翠，遠樹含煙，倒狠有些遠水近山的景致。惟有那莫愁湖卻沒有什麼景物，只供著個中山王和莫愁的小像。正是：

英雄老去，湖山一代之愁；金粉消亡，家國千年之恨。

不知以後如何，且看下回，便知分曉。